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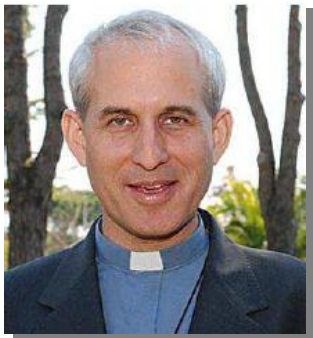


第七十一期

《慈幼傳教策勵通訊》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一份「傳教部門」為慈幼會會士團體，以及參與慈幼使命朋友們的刊物



親愛的朋友們：

本月11日正逐漸接近，我們懷著真切的情感，仍記得1875年11月11日這日子——它預示了往後所有慈幼傳教士的派遣，當然也包括最近9月28日第145屆的傳教士派遣。

在所有會省和會院團體裡，每個月的11日，正逐漸孕育著傳教形態和傳教色彩，相關的推動正不斷倍增，例如：傳教玫瑰經、會院團體的傳教慶祝、傳教士的見證分享、團體或個人的傳教派遣等等。

連同每月24日（紀念進教之佑聖母），以及每月最後一天（紀念鮑思高神父），這每月的11日，應該成為一個「溫度計」和「烽火台」：一個測量我們內心、會院團體，以及我們計畫「傳教熱誠」的「溫度計」；教宗方濟各這樣堅持：「我們不要讓自己的傳教熱誠被剝奪」（EG 109），而且，一座能引導我們日常教育牧民工作傳教視野的「烽火塔」，才會幫助我們不至停滯不前。

願傳教策勵者懂得如何善用每月11日所提供的好機會，特別是這11月份！

謝謝！

Fr. Guillermo Basañes SDB

總部傳教議員

1875年11月11日播下的種子 業已成為一棵強壯的大樹

鮑思高神父回憶錄講述139年前第一次派遣傳教士的景況：

「11月11日終於破曉而出...一群傳教士出發前往南美洲...對於生活在都靈這偏遠華道角角落的人們眼中，這是一件極不平凡的事...當頌唱聖母讚主曲時，傳教士兩個兩個在聖殿中間預留給他們的地方出現。神父們穿著西班牙風格的裝束，手拿著他們的船形帽，而修士們則穿上黑色西裝和戴上禮帽...

晚禱結束時，鮑思高神父攀上講道台。眼見所及，他看見台下人海被一片寂靜所覆蓋著，他們心情激昂，極渴望聆聽他的每一字句。每次當他直接提到傳教士時，他的聲音就變得哽咽，說話幾乎消失在他的嘴唇上。他勇敢地克制自己的淚水，但他的聽眾都哭了...「正是這些作為，」鮑思高神父這樣宣講：「我們正開展一項偉大的任務，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有什麼值得炫耀，或者是因為我們相信，我們能夠在幾天內便可轉化整個世界；但天曉得？這次出發和這樣卑微的開始，正是一顆小種子，將來可能會成為大樹...」（鮑思高神父回憶錄十一，356-360）。」

感謝這傳教精神，這是慈幼神修一個重要元素；今天鮑思高神父的神恩，已散布在全球132個國家當中！1875年11月11日所播下的種子，真的已成為一棵大樹了！



比利時傳教的挑戰和樂趣

在初學前期，我讀到依撒意亞先知書第6章8節這一段：「那時我聽見吾主的聲音說：『我將派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回答說：『我在這裡，請派遣我！』」我覺得好像天主是在對我說的。後來在祈禱中，我把依撒意亞的回應，也作為自己的回應。最後，我三次與初學導師分享我的傳教意願，就是以慈幼會傳教士的身分，與其他民族分享天主的愛，無論是在自己的國家，或者是海外！然而，所得到的回覆總是一樣：「為什麼你想成為一位海外傳教士？印尼需要傳教士」！



終於我不能再迴避天主的聲音，呼喚我成為一位向外邦人傳福音的傳教士。因此，我再次向初學後期修院院長表示我的渴望，但得到的答覆依然一樣：「印尼需要更多的傳教士！」這並沒有熄滅我的傳教渴望。我也這樣想過，雖然印尼需要傳教士，但其他慈幼會會省和教會其它地方，都需要工人在上主的葡萄園工作。因此，在初學後期第二年（未經院長的批准），我決定直接寫信給總部傳教議員Francis Alencherry神父。兩個月後，他回答並告訴我，準備自己成為一位傳教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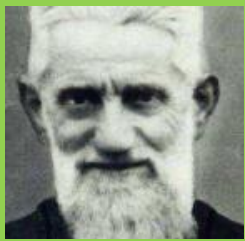
2010年總部傳教議員賢明漢神父訪問印尼期間，我向他談及我的傳教渴望。一個月後，他寫信給我，告訴我將被派遣到比利時當傳教士。我感到非常興奮，因為我終於滿全了我的傳教聖召。我來到這裡已經四年了。這幾年，猶如其他傳教士一樣，我格外努力去學習法蘭德斯語，以便與當地人溝通。我需要適應飲食、氣候、思維，以及他們的生活方式。我在這裡度過實習期，而現在則於魯汶大學修讀神學。

在比利時生活並不簡單。我嘗試以信仰和喜樂，面對無時無刻的挑戰。世俗主義、物質主義和理性主義帶來巨大的挑戰。它們對現今社會的影響，往往侷限了有關宗教、天主和信仰的討論，尤其是在青年當中。事實上，我意識到，對大多數的比利時青少年來說，這些議題會被認為是不合時宜的。這世俗化的氛圍同樣影響著我們慈幼會傳教士。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堅固的神修，我們只會淪為社會工作者。更甚的是，最終我們自己也可能過著世俗一樣的生活。

若是這樣，那麼，我們如何在比利時傳福音？讓我來分享我的經驗。有一天，一些青年看到我踢足球，他們問我是不是一個足球運動員，我告訴他們：「不，我是慈幼會會士」。其中的一個問：「什麼是慈幼會會士？」。「一個慈幼會會士，就是一位修道的神父或修士」。另一個問：「你在這裡做什麼？」。我告訴他：「我是一位傳教士」。他們詫異地回答：「什麼？在比利時的傳教士！這不是很奇怪嗎？」。所以，我告訴他們：「我是一個真正的現代傳教士！」這樣，透過這次簡單的相遇，我成了他們的朋友。現在，我們開始談論宗教、信仰和天主。他們亦接受了我作為傳教士的身份。事實上，我發現在這個世俗化、唯物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社會，友誼是開展宣講基督的途徑。

我很高興能到比利時作傳教士。藉著你們的祈禱，我們傳教士的見證和孕育福音初傳的努力，終有一天會結出豐碩的果實！

Cl. Antonius Berek
印尼籍比利時傳教士



慈幼傳教聖德的見證

「把這些親愛棕膚色和純潔心靈孩子們團結在一起的真正兄弟友愛連繫，別無其他，總是同一樣的：就是愛德和善良的態度。他們知道自己是被愛的，就是這樣；而他們會盡力回應我們的關懷，即使付出個人小小的犧牲作代價」（1926年10月）。

刊登在慈幼家庭通訊的一篇文章
天主忠僕Vendrame Constantine（1893至1957年）
福音熾熱的使徒—印度東北部新的聖方濟各沙勿略

2014年11月慈幼傳教意向

為南亞區的慈幼會會士：

願在南亞區的慈幼會會士，在他們所有的教育或社會工作中，以及保障我們所有受益人的政治權利時，致力於福傳工作。

在龐大慈幼使命的環境下，我們許多時會被引誘，只停留在社會工作的層面—消除文盲、提供優質教育或提供輟學青少年良好的技術培訓、拯救街童等。然而，我們會慢慢忘記，我們原來是肋匝納人耶穌的門徒。耶穌的解決方法，是從一切邪惡中拯救人類，包括物質和社會的壓迫。我們可以給貧苦無告者最好的東西，就是那使我們獲得自由的福音和聖神！即使皈依並不是我們的直接目的，然而，以言行宣講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權利，並由領洗開始。這為我們整個生命中的召叫是很重要的。



過往所有 Cagliero 11 期刊，可以在 purl.org/sdb/sdl/Cagliero 找到。